

# 县委书记为摆脱情妇受贿落马

陈小松讲的“招鬼容易送鬼难”，很形象地说明了贪官与情妇之间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

今年45岁的陈小松，在到湖南省绥宁县担任县长、县委书记之前，是一个廉洁的干部。即使到绥宁工作的前几年，陈小松还退还红包礼金以及贿赂款等共计150余万元。然而，经司法机关查明，还是这个陈小松，在任绥宁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竟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47.36万元、美金2.18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

2008年12月，湖南省邵阳市中级法院对陈小松受贿案作出一审公开宣判：以受贿罪判处陈小松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

那么，是什么原因让陈小松滑进了腐败的深渊呢？

## “要案”浮现于换届之际

2007年10月21日深夜，湖南邵阳市检察院检察长胡波接到电话，该院反贪局在查办一起受贿案件时，发现时任绥宁县委书记的陈小松涉嫌巨额受贿的线索。

接到电话，胡波十分震惊，“我不敢相信这是真的。邵阳各方面对他的反映很不错，现在突然冒出这么大的问题，我感到很意外。但我不又不得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吴某、刘某两名行贿人分别交代了共同向陈小松行贿10余万元的具体情况，我为他感到无比痛心和惋惜。”

然而，最令检察机关感到

为难的，不是这个线索查不查，而是怎么查的问题。因为，当时正是各县区几大班子换届的关键时期，而陈小松作为县委书记，对全县的换届工作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检察机关去查一个县委书记，无疑是不合时宜的。

第二天，胡波对办案的干警说，陈小松的问题暂时缓一缓，以后再研究怎么办，大家要绝对保密。不久，反贪局的干警再次找到胡波，说行贿人的羁押期限快到了，陈小松的问题怎么处理要早点拿出意见。

2007年12月14日，绥宁县人大会议刚一结束，陈小松就被湖南省纪委带到长沙进行调查，随后被“双规”。一个月后，陈小松受贿案正式移交邵阳市检察院立案侦查。2008年1月28日，邵阳市检察院以受贿罪决定逮捕陈小松。同年6月29日，陈小松案侦查终结进入审查起诉环节。

## “色”字铺就自毁路

陈小松之所以从一个有着锦绣前程的年轻干部沦为阶下囚，都是从他放纵自己、贪恋女色开始的。可以说，“色”字铺就了陈小松的自毁之路。

2002年，38岁的陈小松担任了绥宁县县长，这让许多人羡慕不已，但陈小松却经常在朋友面前感叹时运不济，特别是言语之间时常流露出想寻找“红颜知己”的意愿。他的一个朋友投其所好，介绍一女子与其相识，几番来往后，二人便苟合到了一起。

2004年，陈小松又与在灯红酒绿中结识的刘某发展为情人关系。刘某从事餐饮行业多年，很能喝酒，善于交际。刘某傍上陈小松，就是看中了他手

中的权力。一段时间后，刘某要求到绥宁经营酒店、承包工程，还要陈小松与其结婚，并要挟他如果不答应就去纪委告发。陈小松这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决定摆脱刘某。但正如他自己讲的：“招鬼容易送鬼难。”要摆脱刘某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经过无休止的纠缠，刘某提出要20万元分手费。为了息事宁人，陈小松无奈地答应了。刘某知道抓住了陈小松的软肋，于是再次提出增加分手费30万元。

刘某逼着要钱，怎么办呢？为了摆脱刘某的纠缠，陈小松策划了一起酒楼转让事件。

陈小松调任绥宁县县长不久，刘某即在与绥宁相邻的武冈市开办了一家连锁酒店，但生意一直没有做起来。

2005年下半年，刘某打算把酒店转让后离开邵阳，因无人愿意收购，刘某要求陈小松安排马某购买。马某是在绥宁县从事房地产开发的某公司董事长（马某曾因一土地开发项目，在2003年至2007年间，送给陈小松23万元和奥运火炬金条2块）。

2005年9月下旬，陈小松将马某约到邵阳市一个茶楼包厢，当时刘某也在。刘某提出，酒店转让价格为70万元。马某认为，酒店的的实际价格不超过48万元，刘某要价太高无法谈拢。为摆脱刘某，陈小松提出由马某出资68万元买下酒店，多出的20万元由他自己承担。听到陈小松这样说，马某表示愿意以68万元的价格买下酒店。

此外，陈小松还利用企业改制、工业园建设、人事调整等工作收受巨额贿赂，并用这些钱来了结“孽缘”，最终导致东窗事发。

## 县委书记被查带出窝串案

一石激起千重浪。县委书记被查处后，绥宁县一批党政干部落马。

在查处陈小松案件过程中，邵阳市检察院运用侦查一体化办案模式，共在绥宁县林业、城建、国土等系统立案查处职务犯罪案件26件28人，其中有原县委常委等要案4件，涉案5万元以上的大案11件，100万元以上的特大案件3件。这在绥宁县引起了极大的震动，特别是一些有违纪违法行为的人惊恐不安，一些投资商也担心受到牵连。如何维护全县的稳定，如何促进经济的发展，如何保障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这让检察机关面临着严峻的考验。

为了维护绥宁干部队伍的稳定，邵阳市检察院始终坚持突出查办大案要案，对问题较轻的人员发动投案自首，以教育警诫为主，分层次处理。为了促进绥宁的经济发展，对行贿的企业负责人、投资商，立足于查清情况，获取证据，慎用强制措施，不影响其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检察院的大义之举深得社会各界的赞许。

“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剑胆琴心，铁血柔情”。在办案调查过程中，检察干警始终秉承以人为本的精神，自觉将规范、严格、文明执法的理念贯穿于办案的全过程。当陈小松的母亲被汽车撞伤时，当陈小松自己突发疾病时，当陈小松刚上大学的女儿情绪极不稳定时……干警们一次次伸出道义之手，一次次伸出援助之手。情由心生，心为情动。检察干警的细心关怀和照料，深深地打动着陈小松和他

的家人。陈小松最终也以真诚悔罪和紧密配合办案，来回报关心他的人。

2008年12月上旬，邵阳市中级法院对陈小松受贿案进行了一审公开宣判：陈小松在担任绥宁县县长、县委书记期间，利用职务之便，非法收受他人财物折合人民币47.36万元、美金2.18万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已构成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人民币20万元；随案移送的2块奥运火炬彩色纪念金条予以没收，上缴国库。

“这是我们邵阳市检察机关查处的首例县委书记受贿案，是邵阳市检察机关查处的涉案人数和大要案数最多的窝案串案，也是邵阳市检察机关运用侦查一体化机制最成功的案例。”邵阳市检察院反贪局负责人告诉记者。

## 陈小松的多面人生

陈小松是一个多面人物。陈小松在到绥宁县担任县长、县委书记之前，曾当过老师。他凭着勤奋和上进，通过招考进入邵阳市纪委工作。从司法机关查明的陈小松受贿情况看，陈小松受贿没有一起发生于其在邵阳市纪委任职期间。“在那个时期，他给人的印象非常清廉。”邵阳市纪委的一位干部如是说。

陈小松到绥宁县担任县长前，也意识到要用心把握好权力。他曾对家人说：“我去绥宁，你们不要来找我(办事)。”客观地讲，到绥宁工作的前几年，陈小松还是比较廉洁自律的。经查证，他在绥宁工作的前几年，共退还红包礼金以及贿赂款等共计150余万元。

2007年4月6日，时任绥

宁县委书记的陈小松在路上发现有三个青年正在殴打另一个青年，他立即叫司机停车，将其中一个行凶者抓住，另外一个行凶者被随后赶到的干部抓获。接着，陈小松打电话报案，当地派出所将两名犯罪嫌疑人带走调查。陈小松此举被当地群众称为县委书记见义勇为，受到交口称赞。

还有一件事是网友对他的评价。“新农村建设惠及亿万农民，作为地方负责人，首先我们要带着感情去做，不搞形象工程。”这是百度绥宁吧里，一个网友深情写下的帖子。这个作者举出陈小松写的《新农村建设要突出六个“动”》为例。陈小松在此文中提出，新农村必须突出六个“动”，即明确目标、上下齐动；规划先行、分批行动；政府引导、农民主动；思想先导、宣传鼓动；办点示范、点面互动；突出重点、全面启动。

“可惜的是，他没有始终如一地坚守清正廉洁。”邵阳市纪委的一位同志在分析陈小松犯罪原因时说，绥宁地处偏僻，“一把手”的权力很大，各方面监督不够，县委书记制约不到位，对自己的严格要求没有始终如一，这是造成他出问题的重要原因。

在庭审即将结束时，公诉人指出了导致陈小松犯罪的三个原因：一是当领导以后，没有树立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权力缺乏约束，导致思想上首先出轨；二是在从普通教师到公务员，再到县长、县委书记的过程中，随着手中权力的增大，把权力当做敛财的手段，以致最后堕落；三是生活不检点，道德败坏。

据《检察日报》

# 一把花雨伞找出诊所杀人案真凶

去年11月，上海闵行区发生一起凶杀案，一诊所医生鲍建平和妻子被分别杀死在诊所和家里的客厅中。两人身上有明显刀伤，诊所抽屉、女死者的背包等处都有被翻动的痕迹。经过闵行刑侦支队现场勘查，初步确定这是一起侵财杀人案件。

然而，除了诊所门口一把陌生的花雨伞和客厅的一个血脚印，案发现场并没有其他更多的线索。

## 雨中：小诊所夫妇双亡

2008年11月初的一天傍晚，天下着雨，老李驱车带着老婆去镇上诊所找医生鲍建平看病。

可是，老李发现今天的诊所有点不对劲，才刚到晚饭时间，怎么诊所的灯却都关着？

“鲍医生！鲍医生！”他向小楼的方向喊，忽然一个陌生男子的声音传来：“鲍医生在忙，你等一会儿。”

听到这样的回答，老李没有多想，“也许鲍医生在给其他人看病吧。”他就带着老婆回到车中耐心等待。没多久，老李看到一个女人撑着伞来到了鲍医生的诊所，她就直接走进了小楼——鲍建平的家。

“哎哟，好像出事了。”女人慌张地跑到老李的车前示意他们下车，“鲍医生家好像出事了，”听到女人这样说，老李操起一把螺丝刀，壮着胆陪她一起走进了小楼，一个女人一动不动地俯卧在地板上。他们走近一看，大吃一惊，地上、女

人身上居然都是血迹，而这个女人好像就是鲍建平的老婆。

“快报警！”老李不敢多看，和女人跑出小楼，迅速报警。接警后，经过现场勘查，侦查人员确认小楼客厅里的女性就是鲍建平的妻子，她已经当场死亡。与此同时，他们也发现了诊所里的鲍建平，他倒在诊所的地板上，也已经死亡。两人身上都有多处被利器刺伤的伤口，鲍建平的头部还有被钝器重创过的痕迹。在勘查案发现场时，侦查员发现鲍建平妻子放在客厅中的包有被翻动的痕迹，包内钱财不翼而飞，而诊所中原本应该放零钱的抽屉也被打开翻动过，零钱被取走。不仅如此，被害人的衣服口袋也同样被翻动过。然而，现场并没有留下凶器和指纹。

## 线索：花雨伞和血脚印

在诊所门口，侦查人员找到了一把还撑开着的花雨伞。据老李说，当他来到诊所的时候这把伞就已经在那里了。可是，鲍建平的邻居都说没见过这把伞。侦查人员又找到了当天到鲍建平诊所看过病的几个人，他们都可以证明这把伞不是自己的。

难道这把花雨伞是凶手遗忘在现场的？花雨伞成了破案的关键线索。除了花雨伞，侦查人员在案发现场还发现了一个血脚印。通过分析，侦查人员认为，它很可能是凶手在逃跑时留下的。

另外，凶案现场并没有被翻得很凌乱，从凶手能够直接找到诊所存放零钱的抽屉来看，他应该对诊所很熟悉。

通过了解，侦查人员得知

鲍建平和妻子都是再婚，各自都有子女，但是子女都长大成人，不跟他们一起生活。

从鲍建平的子女和邻居口中侦查人员得知，鲍建平医术尚可，收费也合理，附近的老百姓生病后第一个想到的不是去医院，而是去找鲍建平。鲍建平的妻子平时喜欢打麻将，也认识了一些“牌友”。难道是因为打麻将而产生恩怨，引狼入室？侦查人员立刻对和鲍建平妻子一起打麻将的“牌友”进行排查，但是没有人有犯罪嫌疑。

案情发展到这一步，目前可以抓住的线索就是那把花雨伞和血脚印。既然凶手是打着伞到鲍建平的诊所，那么他应该不会骑车来，开车来的可能性也不大，最有可能的就是步行或者乘车来。而由于鲍建平家所处的位置交通并不方便，凶手如果是有预谋地作案，在此之前，他一定会考虑好逃跑的途径和方法，要是时间太晚，就会错过末班车。这样推测，凶手步行到鲍建平家的可能性最大。

如果真的是步行而来，那他的出发点离家地点应该有一定的距离限制，估计在3公里左右。于是，侦查人员以诊所为圆心，以3公里为半径，走访了案发地附近的人员。

对现场留下的血脚印，侦查人员也没有放松调查。根据这个脚印的特点，他们奔走在附近各大卖场，比对各种样式的鞋子，找寻相同的特征。

## 侦查：凶手到底是谁

令侦查员开心的是，就在案发后第三天的晚上，侦查人员在周浦镇的一家大卖场内发现了与血脚印有同样特征的鞋

子。这对专案组的成员来说无疑是一针“强心剂”，侦破工作似乎有了一些突破。

就在发现血脚印“真实身份”的第二天晚上，专案组又得到一个“好消息”，闵行区某村的居民说自己在单位闲聊时，有小姐妹说曾看到过悬赏告示上的花雨伞。专案组的成员第二天一早就冒着大雨找到了消息提供者，又根据她的信息找到了声称曾看到过花雨伞的知情人。

知情人是一位外地来沪的“外来媳妇”，她害怕配合警方工作会对自己的生活带来影响，所以，不肯开口告诉侦查人员自己所知道的情况。为了让知情人配合工作，侦查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了一整个上午终于使得对方开了“金口”。“外来媳妇”告诉侦查人员，自己曾经在隔壁邻居家看到过类似的花雨伞。她的隔壁邻居是一家四口，男主人叫孙群方，听口音像是安徽人。

“外来媳妇”提供的信息为侦查工作提供了一个明确的方向。循着“外来媳妇”所提供的线索，侦查人员冒着大雨找到了孙群方所住的地方。通过相关部门，侦查人员查找到了孙群方的详细信息，果然如“外来媳妇”所说，孙群方一家四口来自安徽，但是什么时候离开上海并没有记录。同时，侦查人员通过调查排摸，将孙群方列为重要嫌疑人。

## 谜底：凶手5天后被抓获

为了调查孙群方的个人情况，侦查人员悄悄走访了孙群方家附近的邻居，一户住在他对门的邻居告诉侦查人员，案

发后孙群方就不见了踪影，很突然。

“你们有没有见过这把伞？”“见过。他们家好像有这样的伞。”邻居肯定地回答。

有一样的花雨伞，而且在案发后又突然失踪。孙群方的种种反常表现都让侦查人员十分怀疑。

在对孙群方的家周围进行仔细调查后，侦查人员找到一个脚印，这个脚印和案发现场留下的血脚印具有同样的特征，和侦查人员在卖场里找到的鞋子特征也同样吻合。

而就在同时，侦查人员又在仓库中找到另一个重要证据——鞋盒盖子。凶案现场留下的血脚印“真实身份”正和这个鞋盒盖的牌子相同。

根据这些线索，专案组成员基本确定孙群方就是凶案的犯罪嫌疑人。基于这样的判断，专案组成员迅速与孙群方老家所在地的警方取得联系，在案发后的第5天联手将凶案嫌疑人孙群方抓获。

被抓获后孙群方对所犯罪行为供认不讳，承认是自己杀了诊所医生鲍建平夫妇。他告诉警方，自己的孩子前不久因为拉肚子曾经到鲍建平的诊所看过病，当时鲍建平向自己打包票一定会把孩子治好，可是孩子吊了5天水后一点都不见好转。

既然孩子的病看不好，鲍建平就应该把钱还给自己，孙群方这样琢磨。于是在去年11月初的那个雨夜，计划良久的孙群方带着手套、匕首、榔头，把花雨伞放在诊所门口，走进诊所。

孙群方说，当时自己并没

有想杀鲍建平，只是想要钱。他趁鲍建平不备，用榔头砸向他的头部。以为把鲍建平砸晕就能抢走钱的孙群方没有想到鲍建平竟然会激烈反抗，两人在扭打过程中，孙群方又用榔头敲了两下鲍建平的头。鲍建平的头部受到重创，他抱住自己流血不止的头部，仍然反抗着孙群方。被激怒的孙群方拿出匕首朝着鲍建平猛地扎下去……

原本在客厅里看电视的鲍建平的妻子听到诊所的吵闹声后，透过诊所窗户往里看，看到自己的丈夫满身是血地倒在地上，在他身边有男人正在翻动诊所的抽屉。鲍建平的妻子吓得立刻想逃，但是孙群方已经发现了她。已经杀红了眼的孙群方关上诊所的灯，追着鲍建平的妻子来到客厅，用匕首狠狠向她的背后刺下去……

杀了人的孙群方不敢回家，他躲在路边菜农自搭的茅房里熬了一夜。天刚刚亮的时候，孙群方决定离开上海回老家。但是他一路上担惊受怕，一旦有车路过，就以为是警车来抓自己。因为害怕，孙群方把作案时用的匕首丢在了从上海回老家的路上，把榔头和手套分别扔到了池塘和墙角。

回到老家的孙群方依旧心惊胆战，不敢回家过夜，于是他过起了东躲西藏的生活，网吧、麻将牌室成了他的避风港。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为钱而杀人的孙群方终究逃不过法律的制裁。只是也许他万万想不到，侦查人员就是根据那把他遗忘在诊所门口的花雨伞，找到了他这个诊所杀人案的真凶。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上海法治报》